

明朝初年的海运军卫与海军世家

——以黄省曾家族为例^①

陈晓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明朝前期国家海洋事业发达,其中以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船队最为引人注目。在历史记载中,郑和船队有大船数十艘,人员2万余,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如果向前追溯,还可以看到明太祖洪武年间,曾连续20余年进行从江南太仓到辽东半岛的长途海运,常动用船只数千艘,人员8、9万人,粮食运载量在每年70万石左右。虽然洪武年间的海运船只大小不及郑和宝船,航线范围也只在中国海附近,但其人员数量为郑和船队数倍,船只总数也远大于后者。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洪武年间的海运及运军制度实际应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前身,其组织形式和人力调配方面都有许多连续性。因此,如能将洪武年间的海军制度作一详细观察,将对明朝前期的国家海洋事业状况有更多认识。但由于传世资料的不足,洪武年间的海军情况至今仍不够明晰,例如对参与海运的具体军卫名称,尚无有效统计。随着近年来更多史料的发现与出版,有望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索,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研究。

在此前学者对洪武时期海运进行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早期吴缉华《明代开国后的海运》^②,对洪武海运问题进行了概述。孟繁清《元代的海船户》^③详述元代海运的具体情形,为研究明初海运提供了背景支持。樊铎《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④研究了明初政治形势与海运之间的关系,对明初海军的形成和洪武海运停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陈波《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⑤则具体研究洪武海运中的相关制度,并利用《李朝实录》和《(天启)海盐县图经》中的卫所选簿档案,对一些问题作了微观考察。本文将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明太祖实录》、《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天启)海盐县图经》、《逆臣录》等明代史料,对洪武年间参加海运的具体军卫名称和官兵生存状态进行考察,并对一些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①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点培育方向项目“郑和船队航海技术研究”(项目编号Y250013006)、中国科学院规划与战略研究项目“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创新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Y123016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第二章《明代开国后的海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7年,第17—34页。

③ 孟繁清:《元代的海船户》,齐木德·道尔吉主编:《蒙古史研究》第9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119页。

④ 樊铎:《城市·市场·海运》,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01—131页。

⑤ 陈波:《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4—132页。

一、现有资料中的洪武海运军卫名称统计

明朝初年进行从太仓到辽东海运的原因,是由于洪武四年(1371年)时,明朝军队从山东半岛向北渡过渤海海峡,占领辽东地区,而当时辽东与华北相连的山海关陆路和燕山一带仍在残元势力控制中,所以明朝对辽东的经营只能通过海路进行。由于当时辽东缺乏军粮,又无法从陆路运输,于是每年以大军出海,将江南太仓的储粮运往辽东。与此同时,由于明朝还面临着来自倭寇和元末割据势力残余海上力量的威胁,所以运粮船队有时还要执行捕倭任务,实际上形成了一支兼具经济、军事目标的海军部队。由于明朝的军队组织以卫所制为基础,所以在《明太祖实录》中提及海运军队时,也以“卫”为基本叙述单位,此时的“卫”便具有海军番号意义。当时参与海运的卫最多时有40个,如洪武二十九年时就曾“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宣信,总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四十卫将士八万余人,由海道运粮至辽东,以给军饷”^①。

由于海上活动需要相应的航海技术,所以参加海运的军队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技术兵种,在建制和人员上具有延续性,并有相对固定的番号群。在各种史料关于洪武海运的记载中,有一些卫如江阴、横海、应天、水军的名称出现频率较高,而这四个卫也是《明史·兵志》中提到的典型的以造船、捕倭等水上行动为职能的卫。当时每次出海的卫的数量不同,船队总人数和运粮数量、船只数量也不同,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海运可能以一些水上力量较强的卫为核心力量,同时另一些卫作为机动力量,每逢运粮任务较重时才参与海运,平时承担备倭和沿海防御工作。

在洪武时期的捕倭活动中,承担任务的是南京周边各卫和今天江苏、浙江、福建直至广东的沿海各卫,中国的东南部海岸线均包括在此范围内,这也构成了洪武年间国家海洋力量的基础。而在向辽东海运的任务中,承担任务的主要是南京周边各卫和今江苏、浙江的沿海各卫。选择这些卫所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其驻地距离太仓储粮地和出海港口较近,便于调集。这是明初海运的总体背景,但在这一宏观形势下,还需对海运的具体运作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对这一海洋活动进行具体研究。因此,有必要确定参与海运的具体军卫名称,因为明朝的卫所驻地固定,在确定了这些卫的名称后,就可以根据这些卫的地理方位、历史传统等特点,分析其背后的更多问题。然而,现有的传世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当时参与运粮、捕倭的卫所名称,所以现在只能根据《明太祖实录》、《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②、《(天启)海盐县图经》^③和《逆臣录》^④等史料中的记载,整理出以下军卫名录(具体记载及史料对应关系见文后附表及附录):

1、《明太祖实录》中提到参与运粮的卫共有14个:镇海卫、广洋卫、金吾前卫、江阴卫、神策卫、横海卫、苏州卫、太仓卫、淮安卫、大河卫、扬州卫、应天卫、高邮卫、水军右卫。

2、《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中提到的参与运粮的卫,除第1项中已经出现的以外,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条,黄彰健等校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3553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7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④ 明太祖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另有5个卫:金吾后卫、金山卫、鹰扬卫、府军卫、水军左卫。另有龙虎卫参加了建文时期的海运。

3、《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中提到参与捕倭的卫有1个:羽林左卫。

4、《(天启)海盐县图经》第10卷中,保留了一批当地卫所武职选簿的资料,从中可见另有海宁卫、明州卫、绍兴卫、长淮卫、府军右卫、兴武卫、镇南卫共7个卫参加过海运。其中兴武卫、长淮卫可以确定是在洪武年间,但其余几个卫的时间则不能确定是洪武还是建文时期。考虑到从洪武到建文年间海运的连续性,可以推测这几个卫,以及《武职选簿》中提到的曾经参与建文时期海运的龙虎卫,应该也都参与过洪武年间的海运。

5、在记述洪武年间党案的《逆臣录》中,提及许多拥有海运粮船的军卫名称,其中包括未见于前4项的龙江左卫和镇江卫。虽然《逆臣录》中所载有关政治事件具体细节的可信性在一定程度上存疑,但书中涉及海运粮船的内容均属事件背景信息,例如当事人“在竹筱监造海船”^①，“于海船上取出军器、石砲”^②，“赴京修造出海运粮船只”^③一类活动,其中可以提取的确定信息是位于南京附近的竹筱有海船工场,以及相关军卫拥有海船和武器,这种细节属于可信的基础性质公开信息,不会因政治事件细节本身的可信性而改变。

由于在南京附近的海运军卫一般同时执行运粮、造船和捕倭任务,如江阴、广洋、横海、水军等卫均是如此,由此推测,在第3项中提到的参与捕倭的羽林左卫和第5项中提到的龙江左卫,应该也会参与运粮事务。此外,《明太祖实录》中提及,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时曾“赏杭州、明州、太仓等卫巡海及运粮军士钱布”^④,由于杭州居于浙江沿海,也在运粮各卫的范围内,可以推测杭州卫也是海运卫之一。综合以上5项统计,明初参与海上事务的,已经可以看到31个军卫名称,它们分别是镇海卫、广洋卫、金吾前卫、江阴卫、神策卫、横海卫、苏州卫、太仓卫、淮安卫、大河卫、扬州卫、应天卫、高邮卫、水军右卫、金吾后卫、金山卫、鹰扬卫、府军卫、水军左卫、龙虎卫、羽林左卫、海宁卫、明州卫、绍兴卫、长淮卫、府军右卫、兴武卫、镇南卫、龙江左卫、镇江卫和杭州卫,其中位于南京附近的卫最多,共有16个,包括广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横海卫、应天卫、水军右卫、水军左卫、鹰扬卫、府军卫、府军右卫、龙虎卫、羽林左卫、兴武卫、镇南卫、龙江左卫、神策卫;另有位于苏州的苏州卫;位于太仓的镇海卫、太仓卫;位于江阴的江阴卫;位于淮安的淮安卫、大河卫;位于扬州的扬州卫、高邮卫;位于松江的金山卫;位于海盐的海宁卫;位于宁波的明州卫;位于绍兴的绍兴卫;位于凤阳的长淮卫;位于镇江的镇江卫和位于杭州的杭州卫。以后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很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海运军卫。

就现存史料来看,《明太祖实录》中一般只有卫的名称,而没有具体人员姓名,而《武职选簿》和《海盐县图经》中虽然有基层军官姓名,但信息内容较为简单,一般只包括最基本的年代、职位、人名和籍贯信息,经常连这些军官参加洪武海运时所属的卫所都不注明。但在这些信息片断里,依然可以分析出一些与海运相关的细节线索,例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的海运出动了40个卫的8万多人,平均下来,每个卫要出动2000余人。按照明朝的卫所制,每个卫的定额是5600人,也就是每个卫只有一部分人参与海运。当时许多卫设有水军所,洪武年间还曾

① 明太祖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第201页。

② 同注①,第237页。

③ 同注①,第283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庚申条,第1431页。

把一部分元末割据政权的残余水军分别归入其中,那么这些人是不是洪武时期海运军队的主要组成力量?从《武职选簿》中可以看到,参与海运的并非只有水军所,而是除了如金吾后卫水军所和府军卫水军所一类建制之外,还有如江阴卫前所、横海卫后所、金山卫左所、高邮卫左所和鹰扬卫右所一类的普通所。另外,从《明太祖实录》关于海运官兵的赏赐标准记载中,还可以大体计算每次参与海运的人员数量和官军比例。

由于《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视角是国家的整体政策布局,《武职选簿》和《海盐县图经》中的记载又不够详细,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洪武年间海运的具体运转情况和官兵的生活状况,依然极不清晰。幸有明代中期吴县人黄省曾为其先祖所作的几篇生平追记,收在其著作《五岳山人集》中。黄省曾以撰写《西洋朝贡典录》和各种农书著作而闻名,从其先祖的生活经历里,可以看到明初海军在建立和运转中的许多细节。本文将以黄氏先祖的生平为线索,结合当时的其他记载,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二、从黄氏家族的经历看洪武年间的海洋活动

按照黄省曾的记述,其先祖名为黄斌,原籍河南汝宁,其家族在宋元之际因躲避战乱来到江西袁州,从此在当地生活。成年后的黄斌曾学习兵书、剑术、骑射,观察天下形势,后投奔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被任命为兴武卫百户,后来又调任苏州卫。在政府颁给黄斌的任命书中,明确写到“使尔子孙,世袭其职”^①,这正体现了明朝卫所武官世袭制的特点。一个军官的职位可以在家族内世代传承,使得子孙后代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又因苏州卫是明初参加海运的卫所之一,黄斌本人也参与了海运工作,所以黄氏家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海军世家,传承下来的不单有卫所职务,还有航海经验与技术。从洪武六年起,黄斌开始参与将太仓粮储转运到辽东的工作,由于任务繁重,仅两年后便去世,黄省曾文中称其“折冲风涛,竟以劳险,至八年病卒”^②。

从黄斌的履历中,可以看到他并非沿海居民,而是一直生长在内陆地区,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海洋事业和海上生活方式。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中的记载,可以看到在洪武年间的历次海洋活动中,有很多像黄斌一样的内陆官兵,在明确提及曾参与海上捕倭、运粮等活动的24条记载里,有霍邱人1名,海州人1名,新繁人1名,合肥人1名,江都人2名,全椒人1名,六安人2名,当涂人1名,昆山入2名,安东人1名,山阳人3名,新蔡人1名,和州人2名,西安人1名,凤阳人1名,寿州人1名,阳武人1名,永宁人1名。其中有9人来自沿海和近海地区,即海州、昆山、江都、安东和山阳,又有10人来自霍邱、合肥、全椒、六安、当涂、和州、凤阳、寿州这些淮西地区,其余5人来自内陆的新繁、新蔡、西安、阳武和永宁。

从以上这种人员结构中可以看出,内陆官兵,尤其是淮西集团在明初海运基层军官中所占比例很大。这也体现了洪武时期海军的典型特征,即大量内陆官兵参与海洋活动,不仅作为基层军官的黄斌如此,连当时的海运总指挥官吴祯也是如此。吴祯是朱元璋的同乡,早年便跟随朱元璋

①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43页上a。

② 同注①,第843页上b。

征战,逝后附葬明孝陵,是典型的淮西集团亲信功臣。在明朝夺取辽东后,吴祯率领海运大军连年向辽东转运粮饷,同时还要兼顾海上捕倭等军事活动,后来被封为靖海侯,并于洪武十一年海运后病逝,是明朝众多开国功臣中正常去世且时间较早的一位。而在与海运相关的收取辽东的事业中,这种特点也非常明显,洪武四年,率军从山东半岛北上渡海占领辽东的,是合肥籍军官马云与六安籍军官叶旺,他们同样来自淮西地区,此前也没有接触过海洋,但同样率领官军渡过渤海海峡,占领辽东,后来马云还参与了辽东运粮的活动。

作为淮西出身的内陆人,一般不习惯海上生活方式,这种差异也很容易导致对航海者健康的损害和海运效率的降低。那么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富有经验的航海者,而是让这些内陆官军从事海运事业呢?观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这是因明朝政权建立之初,没有专业的海军部队所致。在元朝末年,为政府承担海运工作的是张士诚、方国珍和陈友定势力^①,这些沿海政权的军队是元末海运的承担者,也是当时海军与海船的主要拥有者。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历次战役和战后重建中,从他们手中接收了大量海军与战船,仅洪武四年(1371年)时吸收的方国珍旧部就达11万余人。这些海军无疑拥有更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技能,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如果主要依靠他们出海运粮,显然不能完全信任。毕竟海洋辽阔无际,这些海军又来自敌对阵营,如果按照当时海运的规模,为这些富有经验的海军配置数千条海船,随行装载数十万石粮食,任其自行出海航行,则有可能一去不返,甚至如当时的兰秀山事件一样,占据海岛与明朝对抗。因此,为了保证海运安全和政权稳固,明朝也只能将自己的陆军和内陆水军作为海军使用。

从元末明初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明朝的海军实际上是在朱元璋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以陆军和内陆水军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朱元璋平定南方各割据势力的顺序,在方位上是由西向东再向南,陆续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而在参加战斗的兵种上,则是由陆军到内陆水军,最后再到海军。在此之前,朱元璋既没有专属的海军部队,也没有海上经验,所以只能在巢湖一带发展起来的水军基础上,逐渐进行海洋作战。后来的辽东海运与此相似,也是试图借助水军在内陆河湖中的经验,应用在海运事业中。正因为此,辽东海运中不可能完全使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海军,即使派遣他们运粮,也必须有大量淮西出身的嫡系官军一同出海,客观上起到监督作用。明朝建立初期,政治军事领域中各重要职位多由出身淮西集团的功臣占据,当时的海运负责人选也是如此,例如廖永忠原是巢湖水军出身,吴祯则是在征战过程中逐渐接触水军和海军。由于此前没有接触过海洋生活,从内陆来的官兵们面临着各种海上风险,《武职选簿》中屡见海运官兵非正常死亡的记载。例如分别有来自新繁(今属四川)、当涂(今属安徽)和和州(今属安徽)的三名总旗和百户在出海时被淹死,一名来自寿州(今属安徽)的镇抚因运粮船失火而丧生:

(新繁县)人张官音保……(洪武)二十一年钦调金吾后卫水军所充总旗,二十五年运粮,遭风淹死。^②

(当涂县人)李四儿……钦除横海卫后所世袭百户,三十年海洋遭风淹死。^③

① 孟繁清《元代的海船户》、樊铎《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陈波《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几篇文章中对元代海运的情况及明初海军形成的过程和背景已有相关介绍,本文不再详述。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4册,第49页。

③ 同注②第61册,第219页。

(和州人) 鲁丈……(洪武)十七年除鹰扬卫右所世袭百户,二十年出海运粮淹故。^①
(寿州人) 王富……洪武元年除广洋卫所镇抚,四年辽东运粮船失火烧死。^②

虽然海难事故在历代海运中都无法避免,但此前未曾接触海洋的内陆人下海航行,肯定只会加重人员损失。另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因暴风造成海运官军死亡717人,洪武十七年五月,海运途中又有溺死者近200人。这些意外事件再加上因不习惯海上生活而导致的健康问题,都对洪武年间海军官兵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在当时的国家建设环境下,辽东粮储必须继续运输,倭寇与海寇还需继续肃清,所以明初从事海洋事业的陆军们只能父死子继,例如黄斌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就先后继承了军职,继续从事海运事业。

黄斌有两个儿子,分别为黄忠、黄信。黄忠,字思忠,于洪武九年继承了其父苏州卫流官百户的职位,从洪武十一年开始督运前往辽东的粮船,跟随舳舻侯朱寿、航海侯张赫在东海上航行。按照黄省曾的描述,黄忠的航海生活依然是“劳苦万状”^③,在经历了长达十三年的风涛之险后,黄忠于洪武二十四年去世,葬在其父黄斌墓之南。由于长年在外奔波,黄忠没有留下子嗣,世袭职位转由其弟黄信继承。于是洪武二十五年时,黄信承袭了苏州卫百户一职,从洪武二十六年到洪武三十年,继续负责督运辽东粮储的工作。曾经有人建议黄信从家族延续的角度考虑,不要再从事海运工作,却被黄信拒绝:

或告信曰:“海运,艰役也。父以悴死,兄以弗子,何不少辞,以图延绵计耶?”信曰:“生死,命也。继绝,天也。从役,分也。吾安能辞?即欲殒死,绝嗣牖下,其能免乎?”卒不辞。^④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下令停止从太仓到辽东的海运,公布停运的原因是辽东屯田逐渐显现成效,而海上风波多险,经常造成官军伤亡,朱元璋认为这种代价过于沉重,并早已将其形容为“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⑤。从黄氏家族的遭遇来看,官军即使没有在海运途中非正常死亡,对平时的健康和生活影响也确属严重。而考虑到明初海运官兵的籍贯来源,还可以推测,一方面是许多参与运粮的官兵来自内陆地区,此前没有在海上工作生活的经验,对海洋灾害的抵抗能力不足,这很可能导致了更严重的伤亡;另一方面,正因许多官兵来自淮西地区,而淮西集团是明朝赖以建立的人事基础,与政治中枢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对于海运的负面意见和舆论更容易上达天听,影响朝堂决策,这都很可能是促使朱元璋停止海运的原因之一。

但在此后的建文、永乐年间,明朝的海上活动并未停止,黄信的事业轨迹也一直与国家海洋事业有关。永乐元年(1403年),黄信继续出海,督运前往辽东的粮储。由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陆续开始了经营北京和北征沙漠的事业,需要海运物资,所以黄信在从永乐二年到七年时一直督运前往直沽、再转运到北京通州的物资,其间还在南京监造海船,直到永乐八年在监邸去世。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第413页。

② 同注①第69册,第162页。

③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第843页下a。

④ 同注③,第843页下a—b。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条,第2284页。

黄信在南京监造的海船，可能是一般的近海运粮船，也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的海船。当他去世时，其子黄昱年仅五岁，虽然明朝的国家海洋事业依然继续，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举动也已开始，但这个年龄的黄昱却无法参加任何海上活动。十年后，当十五岁的黄昱承袭了家族的百户职位时，也没有记录显示他再参与造海船或是下西洋活动，此后由于下西洋的全面停止和明朝国家海洋事业的整体衰退，黄氏家族没有再参与到海洋事务中。但在百余年后的嘉靖年间，当黄氏家族的后人黄省曾为先祖撰写生平事迹时，却表现出了对明初海洋事业的浓厚兴趣和了解。当他记述黄忠的经历时，不但将当时从太仓到辽东的海上运粮路线写入其中，还将航海者们观天象预测气候，并利用星辰观测进行天文导航的情形作了描述：

其海道：遮洋船出刘家港，由满谷沙、崇明黄连沙北指没印岛、黑水大洋、延津岛、之罘、成山，西绕夫人山，东出刘岛鸡鸣山、登州沙门岛，以达于辽阳。昼则主针，夜则视斗，避礁托水，观云相风。^①

与一般记录人物生平的墓志铭相比，这些对海路的描述无疑显得过于详细。在嘉靖年间，当明初海运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后，黄省曾在墓志铭中多处提及海运遗事的记述特点，无疑表现出他对先祖功业的感情，以及对海洋事业的熟悉程度和浓厚兴趣。当他后来记述黄信的事迹时，也提及了“（永乐）二年，命总兵官一人、副总兵一人统海运，至直沽，以三版划船转至通州”^②的军事制度。而在此前的正德年间，当黄省曾写作《西洋朝贡典录》，在其中记述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的风物特点，并在其中详细记载各种针路资料时，更表现出他对明代前期国家海洋事业的熟悉和了解，也间接解释了他为何会在先祖的生平行状中详细记载海路历程和航海技术。从黄省曾的经历来看，作为明初海运军官的后代，他对海洋充满兴趣、并对祖先参与海洋事业充满了自豪感。写作《西洋朝贡典录》在客观上弥补了黄氏家族未曾直接参与下西洋事务的遗憾，这或也可看作明初海运对后人留下的间接影响。

三、从海运家族的事业中止现象看明初政治形势

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有一些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官家庭，后来也参与了永乐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活动。黄信在南京督造的海船很可能与下西洋有关，而在《海盐县图经》中保留的海宁卫武职选簿内容里，还可以看到两个曾先后参与洪武海运和永乐下西洋事业的家族：

王福一，会稽人，至正丙午归附，洪武四年海运没，子亚员补，十七年至。永乐十二年下西洋，升试百户。^③

黄子成，东莞人，洪武十六年募，隶镇南卫。海运没，子本奴补。下西洋，升总旗。又

①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第843页上b一下a。

② 同注①，第843页下b。

③ 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520页上b。

征西洋。永乐七年升百户，传贵。^①

在这两个家族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明代前期国家海洋事业在具体人员上的传承。海上活动需要相应的技术和经验，而军户又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单元，所以保持海军家族的职业延续性，也在客观上保证了海洋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明初的海洋形势特点，一方面是虽然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前朝遗留海军，却非但不能使用，反而还要加以防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海军部队，所以只能用陆军和内陆水军代替海军。但在技术上，航海毕竟是一项对专业程度要求较高的工作，所以必须寻求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例如在《武职选簿》中，就可以看到来自近海地区的三名昆山、山阴人，分别由于曾经做过海军，或是作为拥有专门航海技术的稍班、碇手，在洪武十八年和十九年时被选拔赴京，拨入水军左卫从事海运工作。其中山阴人孙闰还在永乐年间两次下西洋，在棉花洋、阿鲁洋立下战功：

陈福二，原籍昆山县人，洪武十八年以曾经下海军拨水军左卫小甲。^②

（山阴县人）孙闰，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事，起取到京，拨水军左卫中所军。永乐三年棉花洋杀获贼船，阿鲁洋擒杀贼寇有功，升小旗。十五年升总旗。十六年复下西洋。^③

（昆山县人）沈显一，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起取赴京，拨水军左卫小旗甲，二十年出海运粮。^④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的记载中，绝大多数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官家庭，都没有再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而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的，也通常与洪武海运无关。在洪武、永乐年间的海军家族中，往往出现断层现象，即参加海运后便调往内陆其他地区，或是将此前从未有过海上经历的官军调去下西洋。按照正常的情况，即使是内陆出身的官军，当一代人拥有了航海经验以后，将海上工作经验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在家族间世代相传，成为专门的技术世家，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今天看到的断层现象，却与这种做法背道而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可能是保留至今天的海运家族样本太少，无法得出全面的结论；其次可能是海上生活过于艰苦，出于海运官军的正常生活和家族延续考虑，不能再进行海运，因此主动或被动调往别处任职；也可能是洪武时期的辽东海洋为北洋航线，郑和下西洋则是南洋航线，两者之间的技术经验和船只设备并不完全符合；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明朝初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海军家族受到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往往不能延续家族事业。

观察已知的 31 个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卫名称，会发现其中多数位于首都南京附近，而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建文年间，南京屡发各种重大政治事件，比如胡惟庸、蓝玉案，靖难之役等，都会对政局形势和相关人物产生重大影响。当年参加海运的多是南京附近的驻军，与首都卫戍工作关系紧密，军官也多出自淮西集团，其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场都与政权中心密切相关，一旦发生政局动荡，这些卫所和军官往往首当其冲。例如洪武年间曾出现两次政治大案，株连数万人，在

① 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08 册，第 524 页下 b。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61 册，第 260 页。

③ 同注②，第 291 页。

④ 同注②第 72 册，第 441 页。

《逆臣录》目录中,就可以看到本文所计的31个卫中,共有23个卫的官兵涉入案件,其中提及的主要军官有金吾前卫指挥姚旺等、金吾后卫指挥李澄等、羽林左卫指挥戴彬等、府军卫指挥李俊等、府军右卫指挥袁德等、神策卫指挥孟德等、水军左卫指挥徐礼等、水军右卫指挥刘麟等、鹰扬卫指挥王贵等、江阴卫指挥徐兴等、龙江左卫千户沈文等、兴武卫指挥董翰等、龙虎卫指挥刘本等、横海卫指挥缪刚等、应天卫指挥邓雄等、广洋卫指挥陈佐等、镇南卫指挥彭让等、长淮卫千户田胜等、镇江卫指挥戴复等、扬州卫百户张宽等、淮安卫指挥杨成等、大河卫指挥袁荣等、镇海卫指挥沙保等。其中位于南京附近的各海运卫全被卷入,未被牵连的则分别是位于苏州和高邮的苏州卫、太仓卫、金山卫和高邮卫,以及远在浙江的明州卫、绍兴卫、海宁卫和杭州卫。又从书中具体细节中可知,各卫涉案的并非仅有指挥一人,而是连千户、百户、镇抚、小旗以至普通军士都卷入其中,在这样广泛的株连之下,众多曾参与海运的官军在各种颠覆和清洗中身名俱灭、事迹无存,还有许多间接受影响者调往别处,这很可能也影响了相关资料的保留和传承,给后来洪武海运的具体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

而到建文、永乐革除之际,南京周边的卫所又不可避免会参与战事,在靖难之役中发生的损失与变化,同样可想而知。在今天的《武职选簿》中,可以看到南京附近卫所军官的先祖们,很多是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从北方南下者,他们早期立下的军功与洪武海运无关,基本都是在白沟、西水寨、真定、济南等地的靖难事迹。而先祖曾经参与洪武海运者,其后人却常分布在内陆以至边疆地区。今日见到的《武职选簿》编修时间为明代后期,当时距离明初的各种政治事件已有200年左右,其间发生过各种调职派遣变化,选簿的编撰也有取材详略的问题,虽然不能简单判断今天所见的海运军官后代分布格局一定与明初政治形势有关,但这种明显的趋势,却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与此同时,位于浙江海盐县的海宁卫保留的海运事迹,却与以上现象很不相同。《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中仅保存了15条与洪武海运直接相关的记录,而记载明代海宁卫官兵事迹的《(天启)海盐县图经》中却保留了13条有关海运的事迹,这种高度集中的现象与《武职选簿》中的零星记载形成了明显对比。这两种档案虽然都来源于明代卫所选簿,且编撰时间也都在明朝后期,但相较于《武职选簿》中,按照世系详细记载军官家族十余代人信息的方式,《海盐县图经》的记录明显比《武职选簿》要简略得多,然而却保留了较多关于明初海运的记载。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卫确实居住有更多海运官兵的后代,也可能是浙江海盐地处近海地区,对海洋事业较为重视,所以在当地编修史志时,取材和叙述重点均向此类题材倾斜。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海盐县距离南京较远,与政治中心保持了一段距离,因此在明初的历次政治事件中未受太大影响,所以保留了更多洪武时期人员和事件的记录。

此外,从海宁卫参加海洋活动的官兵籍贯组成中,也可以看到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的明显差异。在关于海运和备倭、平寇的共16条记载中,来自沿海和近海地区的共计有12人,分别为泰州人1名、鄞县人1名、仁和人1名、海盐人1名、会稽人1名、昆山人1名、慈溪人1名、金华人1名、东莞人1名、华亭人1名、武进人1名、江阴人1名,而其余4人则分别来自六安、博平、历城和大冶,这种格局与《武职选簿》中多见淮西人的现象明显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早期的海宁卫与洪武时期南京附近兼具海运和首都卫戍功能的军卫不同,后者政治意义更为明显,拥有更多出身淮西地区的官兵,这种现象应该是在明朝建立过程中,在淮西政治集团和人事关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后来受到政治事件波及后,产生的影响也更强烈。而海宁卫更像是一个侧重于海洋功能的卫,这里集中了较多出身近海地区,并有一定航海经验的官兵。这种现象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规划,还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一步考察。

总 结

在明朝初建时期，由于既有势力范围从内陆扩展到海洋，所以朱元璋和淮西集团功臣及官兵们开始面临海军建设问题。为了攻取北方地区，稳定局势，必须向永平、辽东等地转运粮饷，同时要与方国珍、陈友定这些海洋势力作战，从海路攻向福建、广东。在浙江及北部沿海，还要应对来自倭寇和海寇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从内陆政治集团发展起来的政权，明朝只能尽量兼顾安全与效率，一方面，有限度地谨慎使用方国珍等政权遗留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安全与稳定，只能将嫡系的陆军和内陆水军改造成海军，参与各种海洋事务。因此，在洪武年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些方国珍海军残部暂留陆上备倭，而此前从未接触过海洋的淮西陆军却要下海作战。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现象，为了适应国家的整体布局，许多来自内地的基层官兵只能尽量适应海洋生活，以致给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许多危害。但也正是这样的布局下，明朝完成了对沿海地区的经营，使国家建设平稳进行。

然而，这种矛盾的局面确实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暴政，危害到众多海军官兵的生命健康安全，也成为最终促使洪武年间海运停止的原因之一。许多军官家族的事业随着海运、捕倭事业的兴起或结束而变化，同时，由于明初政治形势的几次剧烈动荡，以淮西集团为基础的明初人事关系逐渐颠覆，一些淮西出身的海运家族命运也随之改变。洪武中期之后，来自前朝残余势力的威胁逐渐消失，更多具有经验的旧时海军也加入到明朝的国家海洋事业中来。到永乐时期，许多曾参加靖难之役的军官家族参与了郑和下西洋活动^①，其中一些来自今日的河北、山东等地，是明成祖赖以夺位的基础力量。他们的经历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和洪武时期的淮西官军相似，同样是来自内陆地区，此前没有参加过海洋活动，但由于与新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以军人身份参与国家海洋事业。同样，像洪武时期的海运、捕倭事业一样，永乐、宣德时期的下西洋活动也获得了成功，这说明在传统社会的强大国家力量和巨大代价下，许多看起来并不科学的决策也同样有效。然而，这些海洋活动所依靠的主要是国家政权的强大意志，却并非建立在正常的民间海洋活动和对外交流基础上。事实上，在洪武和永乐年间进行规模宏大的海军行动的同时，许多沿海地区却在执行海禁政策，因此这些国家海洋活动实际上属于无本之末，一旦国家政策调整，整个海洋事业也会随之衰落。宣德以后的明代国家海洋事业状况，也正说明了这种特点。

附表：洪武、建文时期参与海洋活动的卫所军官信息表

所属卫所名称	军士名	籍贯	职务	时间	海上活动内容	文献来源
应天卫	——	——		洪武五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6
大河卫	——	——		洪武五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6
扬州卫	——	——		洪武五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6
高邮卫	——	——		洪武五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6

^① 这一问题可参见徐恭生：《再谈郑和下西洋与〈卫所武职选簿〉》，《海交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1—47页；范金民《〈卫所武职选簿〉所反映的郑和下西洋史事》，《明代研究》第13期，2009年，第33—80页。

续表

所属卫所名称	军士名	籍贯	职务	时间	海上活动内容	文献来源
广洋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捕倭	《明太祖实录》卷 78
江阴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捕倭	《明太祖实录》卷 78
横海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捕倭	《明太祖实录》卷 78
水军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捕倭	《明太祖实录》卷 78
杭州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及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8
明州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及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8
太仓卫	——	——		洪武六年	巡海及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78
江阴卫	——	——		洪武七年	巡捕海寇	《明太祖实录》卷 87
广洋卫	——	——		洪武七年	巡捕海寇	《明太祖实录》卷 87
横海卫	——	——		洪武七年	巡捕海寇	《明太祖实录》卷 87
水军卫	——	——		洪武七年	巡捕海寇	《明太祖实录》卷 87
水军右卫	吴迈	——	指挥同知	洪武七年	转运粮储	《明太祖实录》卷 87
广洋卫	陈权	——	指挥僉事	洪武七年	转运粮储	《明太祖实录》卷 87
镇海卫	王庭		百户	洪武十七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166
广洋卫	周清		百户	洪武十七年	捕倭	《明太祖实录》卷 166
金吾前卫	——	——	——	洪武二十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180
江阴卫	——	——	——	洪武二十一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193
淮安卫	——	——	——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	《明太祖实录》卷 220
大河卫	——	——	——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	《明太祖实录》卷 220
扬州卫	——	——	——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	《明太祖实录》卷 220
江阴卫	——	——	——	洪武二十五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221
大河卫	——	——	——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	《明太祖实录》卷 221
神策卫	——	——	——	洪武二十九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245
横海卫	——	——	——	洪武二十九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245
苏州卫	——	——	——	洪武二十九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245
太仓卫	——	——	——	洪武二十九年	运粮	《明太祖实录》卷 245
羽林左卫	陈用	直隶霍邱县	副千户	洪武四年	剿捕倭寇	《武职选簿》第 52 册
——	张得林	海州	驛丞	洪武十七年	捕倭	《武职选簿》第 53 册
金吾后卫水军所	张官音保	新繁县	总旗	洪武二十五年	运粮	《武职选簿》第 54 册
——	王进宝	合肥县	总旗	洪武二十五年	招谕海船	《武职选簿》第 55 册
——	张胜	合肥县	总旗	洪武五年	征海道	《武职选簿》第 55 册
——	刘兴	江都县	小旗	洪武二年	下海运粮	《武职选簿》第 56 册

续表

所属卫所名称	军士名	籍贯	职务	时间	海上活动内容	文献来源
江阴卫前所	刘兴	江都县	总旗	洪武十年	运定辽粮储	《武职选簿》第56册
——	朱进	直隶滁州全椒县	总旗	洪武元年	收捕兰秀二山海寇	《武职选簿》第57册
——	朱兴	六安州	小旗	洪武七年	运定辽粮储	《武职选簿》第57册
横海卫	程关得	庐州府合肥县	副千户	洪武十二年	打造船只, 接应广东	《武职选簿》第59册
淮安卫	汪禧	庐州府合肥县	总旗	洪武三年	温州沿海县捕贼人, 接应福州等处	《武职选簿》第59册
——	王任	含山县	百户	洪武四年	管新操水军	《武职选簿》第59册
广洋卫	蹇忠	江都县	百户	洪武十五年	造船	《武职选簿》第59册
——	赵丑儿	合肥县	总旗	洪武十七年	运粮	《武职选簿》第60册
应天卫	魏英	常州府	百户	洪武十五年	造船	《武职选簿》第61册
横海卫后所	李四儿	当涂县	百户	洪武三十年	海洋遭风	《武职选簿》第61册
金山卫	王义	昆山县	——	洪武十七年	出海运粮	《武职选簿》第61册
水军左卫	陈福二	昆山县	——	洪武十八年	以曾经下海拨水军左卫小甲	《武职选簿》第61册
水军左卫	陈真保	昆山县	小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	使海船有功, 升总旗	《武职选簿》第61册
水军左卫	孙闰	山阴县	——	洪武十九年	为稍班碇手事起取到京	《武职选簿》第61册
——	费兴	安东县	——	吴元年	太仓捕倭	《武职选簿》第61册
高邮卫左所	姜成	山阳县	百户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粮储	《武职选簿》第61册
——	陈春儿	山阳县	——	洪武十六年	海运辽东粮储	《武职选簿》第61册
——	武全	巢县	——	庚子年	归附, 拨充水军	《武职选簿》第61册
龙虎卫水军所	张荣	新蔡县	百户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	运粮	《武职选簿》第64册
鹰扬卫右所	鲁丈	和州	百户	洪武十七年	出海运粮	《武职选簿》第64册
——	侯林	原籍浙江衢州	总旗	洪武二十七年	出海备倭	《武职选簿》第65册
——	谷才	凤阳县	百户	洪武三年	出海备倭	《武职选簿》第67册
——	徐凯	江都县	——	——	出海运粮	《武职选簿》第68册
广洋卫	王富	寿州	镇抚	洪武四年	辽东运粮船失火	《武职选簿》第69册
——	曹义	和州	小旗	洪武五年	出海捕倭	《武职选簿》第70册
江阴卫	聂贵	阳武县	千户	洪武三年	出海征进运粮	《武职选簿》第70册
府军卫水军所	杨春	永宁县	总旗	洪武二十年	过海运定辽粮储	《武职选簿》第71册
——	张德	庐州府陆安州	总旗	洪武元年	兰秀山杀败贼众	《武职选簿》第71册

续表

所属卫所名称	军士名	籍贯	职务	时间	海上活动内容	文献来源
水军左卫	沈显一	昆山县	小旗甲	洪武二十年	出海运粮	《武职选簿》第72册
——	罗名远	淮安府山阳县	总旗	洪武十六年	出海备倭	《武职选簿》第72册
海宁卫	王旺	泰州	百户	约洪武末建文初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明州卫	陆今孙	鄞县	——	约洪武末建文初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	王福	仁和	——	约洪武末建文初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绍兴卫	张官音保	海盐县	——	洪武三十四年(建文三年)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	王亚员	会稽	——	洪武四年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长淮卫	唐善	昆山	总旗	洪武二十六年	攒运辽东	《海盐县图经》卷十
海宁卫	孙胜	六安	——	约洪武末建文初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府军右卫	孙顺	慈溪	——	约洪武末建文初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	李三	金华	小旗	洪武初	捕兰秀山寇	《海盐县图经》卷十
兴武卫	李三	金华	总旗	洪武二十八年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镇南卫	黄子成	东莞	——	约洪武后期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	马福	博平	小旗	洪武元年	取兰秀山	《海盐县图经》卷十
海宁卫	杨荣先	历城	总旗	约洪武后期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鹰扬卫	叶寿	华亭	总旗	约洪武后期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	戴广	大冶	总旗	洪武时期	出海年深	《海盐县图经》卷十
苏州卫	王杰	武进	——	约洪武初期	征兰秀山,擒倭寇	《海盐县图经》卷十
横海卫激浦所	胡拜住	江阴	总旗	洪武二十五年	海运	《海盐县图经》卷十
水军左卫	陈仁	——	指挥金事	洪武二十六年	监造海船	《逆臣录》卷四
龙江左卫	曹林	——	千户	洪武二十六年	在本卫所属海船上取兵器	《逆臣录》卷四
横海卫	缪刚	——	指挥	洪武二十六年	监造海船	《逆臣录》卷四
淮安卫	倪云	——	千户	洪武二十六年	监造海船	《逆臣录》卷四
镇南卫	彭让	黄州府蕲州	指挥金事	洪武二十六年	修理本卫海船	《逆臣录》卷四
长淮卫后所	田胜	常德府武陵县	千户	洪武二十五年	监修海船	《逆臣录》卷五
大河卫	袁荣	武昌府江夏县	指挥	洪武二十六年	撑驾海运粮船赴京修造	《逆臣录》卷五
镇海卫	沙保	北平府霸州	指挥金事	洪武二十五年	赴京修理出海运粮船只	《逆臣录》卷五
镇江卫	朱中	扬州府六合县	千户	洪武二十六年	赴京修造出海运粮船只	《逆臣录》卷五
镇海卫	夏正	应天府上元县	百户	洪武二十六年	修理海船	《逆臣录》卷五

附录:

一、《明太祖实录》中涉及洪武年间参与海洋活动具体卫所名称的记载

1. 上谓中书省臣曰:“今秋深,北平渐寒,其应天、大河诸卫军士及扬州、高邮新募水军运粮往彼者,宜各以绵袄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庚戌,第1395页)

2. 德庆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橈快舡,命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上善其言,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庚戌,第1423—1424页)

3. 赏杭州、明州、太仓等卫巡海及运粮军士钱布。(《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第1431页)

4. 诏以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甲戌,第1546页)

5. 户部言定辽诸卫初设屯种,兵食未遂,诏命水军右卫指挥同知吴迈、广洋卫指挥佥事陈权率舟师出海,转运粮储,以备定辽边饷。(《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乙亥,第1546页)

6. 兵部言镇海卫百户王庭出海运粮,遇倭寇,战歿。广洋卫百户周清出海捕倭,溺死。(《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六,洪武十七年十月癸巳,第2555页)

7. 赏金吾前等卫出海运粮官军钞二十五万二千一百锭。(《明太祖实录》卷一八〇,洪武二十年二月乙巳,第2728页)

8. 航海侯张赫督江阴等卫官军八万二千余人出海运粮,还自辽东。(《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壬申,第2901—2902页)

9. 赏淮安、大河、扬州三卫海运军士八千余人,钞四万六百余锭。(《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乙亥,第3227页)

10. 赐江阴卫出海运粮军士三千二百余人,钞万六千三百余锭。(《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甲申,第3231页)

11. 赐大河等卫海运军士钞锭有差。(《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癸巳,第3235页)

12. 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宣信,总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四十卫将士八万余人,由海道运粮至辽东,以给军饷。凡赐钞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锭。(《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条,第3553页)

二、《中国明朝档案汇编·武职选簿》中的洪武年间海洋活动信息

1. ……原籍直隶霍邱县人,查伊一世祖陈用,乙未年从军,癸卯杀退陈寇兵,选充小旗,征进巫子门有功,升羽林左卫百户。……升本卫副千户。(洪武)四年授流官,征温州等处,剿捕倭寇有功。(第52册第8页)

2. ……海州人,祖父张得林以闲良参政起送吏部,洪武七年除巡检,九年除驸丞,十七年出海捕倭,除试百户。(第53册第434页)

3. (新繁县人)张官音保……(洪武)二十一年钦调金吾后卫水军所充总旗,二十五年运

粮,遭风淹死。(第54册第49页)

4. ……合肥县人,始祖王七,丙申年军,丙午年泗州升小旗,十年并枪升总旗,老,王进宝代役,二十五年招谕海船,升实授百户。(第55册第83页)

5. 张成,合肥县人,有父张胜,甲辰年军,丙午年充小旗,吴元年充总旗,洪武五年征海道,六年除羽林左卫中所百户。(第55册第332页)

6. ……江都县人,祖刘兴丙申年充军,当年克金坛,充小旗,丙午年克湖州,洪武二年下海运粮……选充江阴卫前所总旗,十年连年出海攒运定辽粮储。(第56册第281页)

7. (合肥县人)高……洪武元年征福建,溺水身死。(第56册第346页)

8. ……原籍直隶滁州全椒县人,一世祖朱进,甲午年从军,甲辰年功升总旗,洪武元年收捕兰秀二山海寇回还,二年升充百户。(第57册第346页)

9. 朱兴,旧名兴隆,六安州人,前伯颜帖木下军,丙申年渡江,洪武六年升小旗,七年运辽阳粮储,充总旗。(第58册第480页)

10. (庐州府合肥县人)程关得……(洪武)三年征进温州沿海,接应福州等处,升横海卫副千户。十二年打造船只,接应广东。(第59册第21页)

11. (庐州府合肥县人)汪禧……吴元年功升淮安卫总旗,洪武三年温州沿海县捕贼人,接应福州等处。七年升横海卫后所百户。(第59册第117页)

12. 王忠,含山县人,有父王任,旧姓刘,乙未年从军,洪武四年钦除百户,管新操水军,洪武二十年故。忠于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敬袭兴武卫左所世袭百户,永乐元年调云南后卫前所。(第59册第412页)

13. (江都县人)蹇忠……洪武七年除广洋卫百户,十五年为造船迟慢,发云南充军。(第59册第462页)

14. ……合肥县人,祖赵丑儿,丁酉年归附,洪武十三年充小旗,十七年升总旗,运粮淹死。(第60册第230页)

15. 魏真,常州府人,有父魏英,丁酉年从军,洪武四年钦除应天卫百户,十四年授世袭,十五年为造海船事,调云南征进。(第61册第53页)

16. (当涂县人)李四儿……钦除横海卫后所世袭百户,三十年海洋遭风淹死。(第61册第219页)

17. 王金保,昆山县人,有叔王义,吴元年充军,拨金山卫左所……(洪武)十七年出海运粮。(第61册第229页)

18. 陈福二,原籍昆山县人,洪武十八年以曾经下海军拨水军左卫小甲……真保代役,三十五年使海舡有功,升总旗。本年以招安舍人叶胜等舡只有功,升百户。(第61册第260页)

19. ……山阴县人,曾祖孙闰,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事,起取到京,拨水军左卫中所军。永乐三年棉花洋杀获贼船,阿鲁洋擒杀贼寇有功,升小旗。十五年升总旗。十六年复下西洋。十八年升试百户。(第61册第291页)

20. ……安东县人,有曾祖费兴,丁酉年归附,随单元帅渡江,乙巳年克襄阳,吴元年太仓捕倭,洪武四年钦除淮安卫百户。(第61册第293页)

21. (山阳县人)姜成……(洪武)二十五年正月,除高邮卫左所世袭百户,海运粮储。三十五年陆月,驾船赴高资朝见,升高邮卫左所副千户。(第61册第344页)

22. (山阳县人)陈春儿……(洪武)十六年海运辽东粮储。(第61册第352页)

23. ……巢县人,有祖父武全,庚子年归附,拨充水军,甲辰年除天策卫百户,己巳年除飞

熊卫正千户，洪武三年升除本卫指挥僉事，为慢功典刑。（第61册第492页）

24. 张荣，旧姓名王买驴，新蔡县人，洪武二年归附从军……二十七年钦除龙虎卫水军所世袭百户，三十五年运粮回，赴高皇山庙见，授忠字号勘合一道，升镇海卫后所正千户。（第64册第299页）

25. （和州人）鲁丈……（洪武）十七年除鹰扬卫右所世袭百户，二十年出海运粮淹故。（第64册第413页）

26. ……原籍浙江衢州，山西西安府西安县人，一世祖侯林……升总旗……（洪武）二十七年出海备倭。（第65册第110页）

27. （凤阳县人）谷才……庚戌年拨守扬州，甲辰年除百户，洪武三年出海备倭。（第67册第123页）

28. （江都县人）徐荣……父徐凯，旧名三保，补役出海运粮，洪武三十二年并枪充小旗（第68册第57页）

29. （寿州人）王富……洪武元年除广洋卫所镇抚，四年辽东运粮船失火烧死。（第69册第162页）

30. （和州人）曹义……充小旗，洪武五年出海捕倭。（第69册第163页）

31. （阳武县人）聂贵……除授江阴卫官军百户，吴元年克苏州，升本卫正千户，洪武三年出海征进运粮。（第70册第120页）

32. （永宁县人）杨春……（洪武）十四年征云南，升府军卫水军所总旗，二十年故。过海运定辽粮储，接应大军。（第71册第126页）

33. ……原籍直隶庐州府陆安州人，一世祖张德，丙午年编充总旗，洪武元年兰秀山杀败贼众，除泗州卫百户。（第71册第213页）

34. ……昆山县人，有伯父沈显一，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起取赴京，拨水军左卫小旗甲，二十年出海运粮。（第72册第441页）

35. ……原籍直隶淮安府山阳县人，一世祖罗名远，丙午年归附，克总旗，洪武十六年出海备倭阵亡。（第72册第474页）

三、《（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中关于洪武年间海洋活动的资料

1. 王义，泰州人，伪吴头目，降，隶定远卫……升长春所百户，（洪武）二十六年至，传旺，海运。（第516页上b）

2. 陆均仲，鄞县人，洪武二年募，隶明州卫。子今孙补。海运，高资港渡靖难师，升百户。（第518页上a）

3. 王福，仁和人，洪武二十八年补舅沈……役，海运，升沈阳中屯卫百户。子真，永乐十一年至。（第519页下a）

4. 张原真，本县人，洪武十年隶杭州右卫，又调绍兴卫，子官音保代。三十四年海运。守高资港渡靖难师，升总旗。传成，正统十三年从宁阳侯征福建，有功，升百户。景泰四年至。”（第519页下a—b）

5. 王福一，会稽人，至正丙午归附，洪武四年海运没，子亚员补，十七年至。永乐十二 years 下西洋，升试百户。（第520页上b）

6. 唐祥，昆山人，伪吴元帅，至正丙申降，选充总旗，隶长淮卫。子善补，洪武二十六年搬运辽东，升百户。（第520页下b）

7. 孙胜，六安人，至正乙未归，隶衢州卫，洪武十八年至。海运，守龙湾高资港，迎靖难

师。(第521页上a)

8. 孙均璧,慈溪人,洪武十六年归,隶府军右卫,子顺补,海运,征东流山大营,升百户。永乐二年至。(第522页上a)

9. 李三,金华人,至正戊戌归,征绍兴,攻苏州,克咸平,捕兰秀山寇,授兴武卫小旗。征灰山,升总旗。洪武二十八年海运没,子复补。三十年升百户。(第523页上b)

10. 黄子成,东莞人,洪武十六年募,隶镇南卫。海运歿,子本奴补。下西洋,升总旗。又征西洋。永乐七年升百户,传贵。正统八年至。(第524页下b)

11. 马福,博平人,吴元年归,授小旗,征延平,洪武元年取兰秀山,授宜黄上胜巡检。征云南,十七年升天策卫百户,谪金齿卫,子良,二十七年至。(第525页上a)

12. 杨荣先,历城人,洪武九年归,隶济南卫,征云南三营寨,箭伤,升总旗。十七年至,海运,守龙湾高资镇,渡靖难师。(第526页下a)

13. 叶福,华亭人,吴元年归,隶和阳卫。授小旗。征汴梁,克潼关,征定西迤北,征云南,升鹰扬卫总旗。弟寿代,海运,累功升百户,洪武三十年至,传俊英。(第527页上a)

14. 戴礼,大冶人,丙申归廖总管,收苗军水寨,攻苏州斋门,中炮歿。子广补,并枪胜,授总旗,以出海年深,升百户。洪武二十九年至,传英。(第527页下a)

15. 王杰,武进人,至正丙午归,隶苏州卫。征兰秀山,擒倭寇,受赏。子福升龙江右卫百户,传真。永乐元年至。(第527页下b)

16. 胡阿三,江阴人,至正丁酉归廖守忠,甲辰隶横海卫。洪武七年调澈浦所总旗。子拜住补,二十五年海运。高资港渡靖难师,升本卫千户。(第528页下b)

四、《逆臣录》中的相关资料

1. 一名朱寿,和州含山县人,任舳舻侯。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在竹筱监造海船之时……(卷一,第23页,同一事又见于第27页)

2. 一名李子常,浙江衢州府西安县人,充左军都督府典吏。状招先年间跟随舳舻侯出海运粮。(卷一,第24页)

3. 一名陈仁,任水军左卫指挥僉事。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在竹筱监造海船。(卷四,第201页)

4. 一名陈杰,系江阴卫后所百户陈贵亲男。有父差往岳州造海船未回。(卷四,第231页)

5. 一名曹林,庐州府巢县在城人,任龙江左卫千户……回卫,就于海船上取出军器、石砲,伺候谋逆。(卷四,第237页,同一事又见于第239页,龙江左卫总旗宋保儿名下)

6. 一名缪刚,系横海卫指挥……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在竹筱监造海船之时……(卷四,第245页,同一事又见于第278页,淮安卫指挥僉事杨成、淮安卫镇抚石岩,以及第279页淮安卫军王佛保名下)

7. 淮安卫监造海船千户倪云等……(卷四,第248页)

8. 一名彭让,黄州府蕲州人,任镇南卫指挥僉事。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前往韩桥修理本卫海船,节次在于竹筱黄都督船场内饮酒。(卷四,第252页)

9. 一名田胜,常德府武陵县人,任长淮卫后所千户。状招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内,赴京在于竹筱监修海船之时……(卷五,第274页)

10. 一名袁荣,武昌府江夏县在城人,任大河卫指挥。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将领本卫旗军撑驾海运粮船赴京修造。(卷五,第279页)

11. 一名沙保,北平府霸州人,见任镇海卫指挥僉事。状招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内,一同

本卫指挥朱永等赴京，修理出海运粮船只。……有朱指挥禀说：“是镇海卫指挥，都是久惯下海的官人……”（卷五，第 282 页）

12. 一名朱中，扬州府六合县人，任镇江卫千户。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赴京修造出海运粮船只。（卷五，第 283 页）

13. 一名夏正，应天府上元县人，任镇海卫百户。状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跟同本卫指挥朱允……等在于竹筱修理海船之时……（卷五，第 283 页）